

# 神河源上那束光

石泉 胡树勇

车从绿树遮盖的盘山公路登顶来到神河巴山大草甸，下车以后，零零星星的雨也已全住，天空乌云开始绽放缝隙，露出丝丝蓝天，虽然只有那么一丝丝一点点，但预示的却是天将要转晴。

这一路盘山公路而上，公路两侧都是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树木高大，野性十足，所谓野性十足，是那些树枝树干少有笔直的，好多曲里拐弯。

这是巴山高山山顶草原，山峦起伏，一望无际，远远望去似乎草很低，但走近一看，那草不同于川道里草坪上的矮草，而多是一丛丛的草，有二、三十厘米高。

刚才盘山公路两侧一路的密不透风的原始森林，到了山顶居然都不见了踪影，没有了那密不透风的树林。放眼望去，没有什么成片的大树，甚至连一棵像样的大树都没有，那些生存的矮树也多呈星罗棋布状态分布。显然这不是人为的森林砍伐，而是山高气候的变化，寒冷让很多树种无法正常生长，更不用说高大，最后只好被草原取而代之。联想到，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何尝不是如此，环境的变化给人的生活带来变化，假如非要把不同性格、不同思想的人放在一个家庭生活，迟早要起变化，最后是各走各的路。

矮树在这广袤的草原里成为人们眼中的点缀，比如有一个山坳里，在山顶与山头之间的山底草甸中间，生长着一颗孤零零的矮树，突然间就点缀成了一道风景。这是摄影的风景，用镜头取下这孤零零的矮树，照片立即有了一种突兀的感觉。这也是文学想象的风光，那孤零零

的树仿佛山间遗弃的小屋，是一个从红尘世界返乡后的寄托地。

雨过天晴后的大草甸是最美丽的时候，让人摄影的兴趣陡增。这个时候天空大部分还被云层覆盖着，太阳却从云层中钻出，照射在地面上，草甸上形成一块亮一块暗的阴阳反差，光块斑驳的现象，这是很好的表现大自然层次感的光线，这种光线不好等到，只有雨过天晴后靠运气好遇到。

那突然从云层隙射出的光芒突兀而明亮，像是一束希望之光，像是一束未来之光，像是一束历史之光。总之那么清晰，那么引人，又那么神秘。

正如大巴山的历史总是透露出一股股原始的芬芳一样。

## 神河源上那面镜

在远离人间的原始荒原安置一面巨大的玻璃镜，很多时候不为照人不为照物，只是照天空。

人站在镜子上面有几分不踏实的感觉，仿佛自己的双脚没有踏在坚实的土地上，有种空虚感，有种不安感，有种神秘感。

当云层裂开，一块一块的云映在镜子里时，你看到了这才是天空之镜的魅力所在。在山顶上这面巨大的平面镜子，会在这一四季默默地照着天空。白天，或者照着蓝天白云，或者照着云走雨住；晚上，或者照着漆黑天

空，或者照着星河长空。白天的映照我看过了，不知晚上映照的星河可是壮观？

又想，平时，人照的镜子是一面小镜子，好比夫妻两人，每天在家里的言谈举止多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大镜子好比以民为镜，站在这面镜子前，一个做事的人想不认真做事都不行；但前提是他想要这面镜子，其次他愿意在这面镜子前照自己，以此发现自己的长处以及更为重要的短处。

## 神河源上那把椅

在一面山头蒙古包式房屋边放置有几把椅子。我见群山逶迤，草原无垠，就想在旁边的山顶上放一把椅子，想着坐上去会很享受。于是，我就把一把椅子拿到山顶一处空旷的地方，坐在上面，极目远眺，有种种感觉在胸中涌起。

是的，一把高山上的孤零零的椅子，人坐在上面居然突然产生不一样的感觉，首先有心旷神怡之感；其次还不断冒出诸如高大，自我，无限，遥远，空逸等念头和想法。

朋友立即用手机给我拍照，一看效果亮眼，立马招来其他人用这道具拍照。于是，人人坐椅子，轮流坐椅。

我于是想，这把在人家中摆放的椅子，突然把它孤零零的放置在这大草甸的山顶时，它是那样的突兀，那样的另类，那样的不可思议。故而，想到旅游的开发要遵循人与自然的和谐，许多时候不要把自己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事情强加在自然的头上，那样就会不自然，不协调。

# 舌尖上的乡愁

汉阴 刘万里

母亲在，家就在。自母亲得了老年痴呆住进老年公寓后，父亲为了照顾母亲也住了进去，老家的房子就空闲了下来。身在异乡的我顿时觉得这个老家已支离破碎了，再也吃不到母亲亲手做的饭菜了，再也见不到那种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情景了。

母亲20岁就嫁给我父亲，那时爷爷已病逝了，20多岁的父亲在外地工作，上面有多病的大哥和奶奶，下面还有四个年幼的弟弟和两个妹妹，最小的才2岁，任劳任怨的母亲就照顾着这个大家庭。

母亲心灵手巧，特别是她做的布鞋，在方圆几十里都有名，那时村里有姑娘出嫁都要请母亲给她们做布鞋。但现在留在我记忆里最深的还是母亲的厨艺，母亲做的饭菜特别好吃，在我们山村里特别有名，特别是梅干菜蒸肉、豆瓣酱炒肉和豆腐乳是我家的“三宝”，至今还留在记忆深处，时时勾起我的乡愁。

小时候，我生活在山里，缺大米，主食一般都是红薯土豆包谷南瓜，最不缺的就是萝卜和白菜，母亲常把萝卜叶子清洗晒蔫后，切细撒盐用手揉搓，等渗出汁液后放入密封容器，放一层撒一层盐，放十天半月，取出晒干即可，吃的时候用清水泡发。当然母亲有时也用椿芽做干菜，椿芽做的干菜有股淡淡的香味，这也是我最喜欢吃的，特别是到逢年过节，梅干菜蒸肉，一碗上桌，热气袅袅，扑鼻鼻孔，直叫人垂涎欲滴。我和妹妹几个迫不及待地用筷子夹肉尝起来，入口即化，浑身舒服，等母亲上桌时，肉已被我们一抢而空，只剩下梅干菜了，但母亲不生气，总是面带微笑地说：“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

除了梅干菜蒸肉外，我们的下饭菜还有豆瓣酱。母亲每年都要在山坡上种胡豆，母亲种胡豆主要是做豆瓣酱。胡豆成熟后，母亲就把晒干的胡豆放在辣窝里，一点一点把它们捣成两半，然后在锅中烧一锅清水，加入各种香料，等水凉开后，倒入豆瓣中浸泡，赋予豆瓣更多的香料气息，浸泡几个时辰后沥干水分捞出，铺开撒上白酒和盐，然后盖上山南瓜叶，等待豆瓣的发酵。

豆瓣发酵好后，母亲就把菜园里的红辣椒放在案板上剁细，再加入老姜、青花椒和盐，然后跟豆瓣充分搅拌均匀，让所有食材充分融合，然后装进坛子里，在坛沿上倒上水，阻断豆瓣与空气的结合。一坛豆瓣酱就这样制作成功了，一个月之后就可品尝坛中的美味。

有了豆瓣酱，我们吃饭就胃口大开，不仅我和妹妹喜欢吃，父亲也喜欢吃，有时没有菜我们就用豆瓣酱拌米饭拌面条，吃得津津有味。父亲喜欢吃回锅肉，但他常年工作在外，一年难得回来几次，父亲每次回来，饭桌上就少不了豆瓣酱炒肉这道菜，我们也跟着沾光。

记得小时候在漩涡小学上学，家离学校较远，母亲每天早晨听到鸡叫声就起来给我们做早饭。记忆里最深的还是母亲每天早上给我们下面条，菜就是豆瓣酱，用豆瓣酱拌面的味道至今还留在记忆里，如今想来非常美好，感觉那就是世上最好吃的最美味的面条。

每年过年前，母亲也做豆腐乳，我们叫它红豆腐。母亲每年过年前都要做几磨豆腐，纯手工制作，黄豆是自己种的，就连水都是井水，那时没有打浆机什么的，全靠石磨磨。制作豆腐时，几乎全家人出动，奶奶和姑姑就成了帮手，推石磨把黄豆磨成浆，然后在锅里烧水煮，煮好的豆浆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喝几碗。豆腐做好后，还要经过几道工序，让豆腐上长出霉毛，加盐姜花椒等腌制，加红辣面装瓶，然后再密封腌制，一道质地细腻、鲜美可口的豆腐乳就制作成功了。特别是每次吃完饭后，我们就用锅巴夹豆腐乳，如今想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

离别故乡久了，如今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那种味道了，过去的一切再也回不去了，但母亲的味道一直留存心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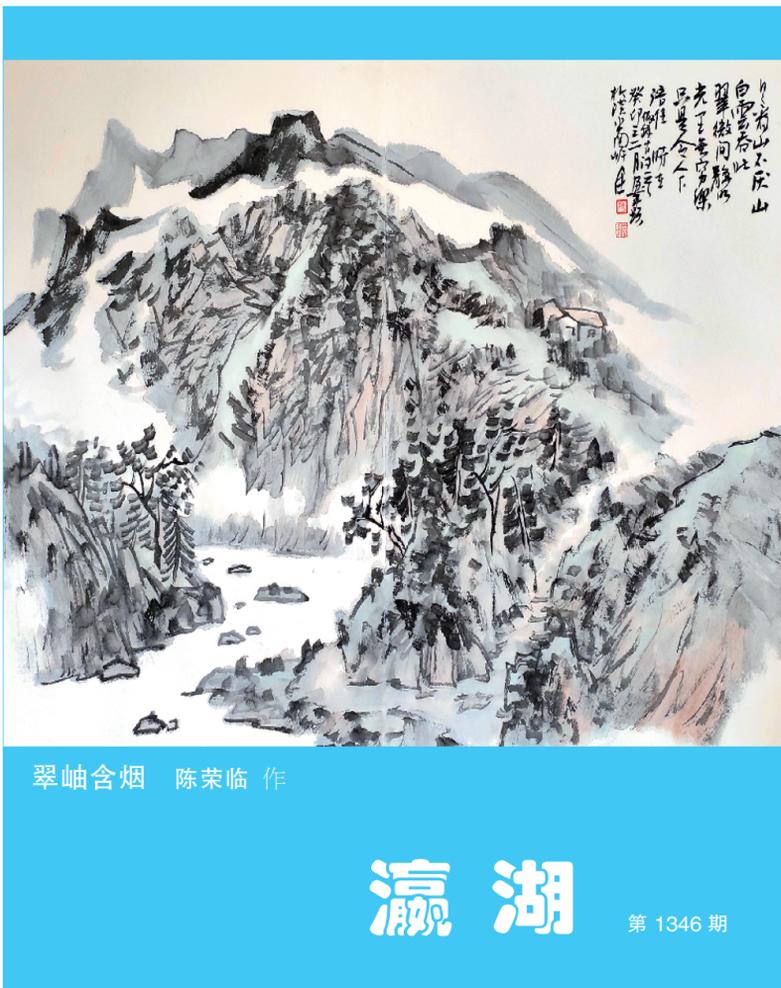
# 说蚕桑话宋词

市直 黎文平

清明一到气温升高，一年一季的养蚕即将开始，一提到养蚕，大部分人觉得辛苦，可谓“人间辛苦是三农，要得一犁水足，望年丰”。但宋朝词人对蚕桑独有情种，翻阅描写蚕桑的宋词，字里行间的诗情画意，愉悦之情扑面而来。

辛弃疾的“陌上柔条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描写了春季路边的桑树柔软的细条绽放嫩芽，东边邻居的蚕种已开始催育了；“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在这清明节不知谁家女儿回娘家，笑语盈盈地从长满桑树的小路上走过来；“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那穿青裙白衣的是谁家之女，利用蚕眠时节去走娘家，晏殊的“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描绘了在采桑时相遇，东邻女伴笑得很开心；苏轼的“麻叶层层冒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描写村外麻叶层层发光，村内谁家煮茧取丝使得满村飘着蚕蛹的香味。“簌簌衣中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描绘了江南农村初夏季节，家家蚕户缫丝的繁忙景象。

宋代蚕桑生产技术条件比较落后，在男耕女织的年代养蚕的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从宋词里形象地读出宋人养蚕采桑缫丝过程的欢快情绪。时至今日，蚕桑生产条件已逐步现代化，养蚕省力化程度加快，减轻了劳动强度，蚕桑基地呈现园化、多元化、景观化、融合化发展，新时代蚕桑产业为乡村振兴赋予新的诗情画意。蚕桑丝绸产业一直是安康传统的优势特色产业，安康养蚕历史悠久，是我国蚕桑业发源较早的蚕区之一，虽然过去受历史周期等影响，但古老的产业仍旧穿越了时空，进入现代而经久不衰，随着新技术、新理念、新方式的不断延伸，整个产业正加速挣脱“一根丝”上的束缚，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翠岫含烟 陈荣临作

# 瀛湖

第 1346 期

# 古井抒怀

汉滨 唐艺霖

老家的村子有口古井，不知道诞生于何时。自我记事起，它就存在。井边石上青苔围绕，翻石罅缝里总探出些何首乌的茎叶，井背后长着一棵粗大茂盛的柿子树，长势十分旺盛，粗大的根深深深地扎根于古井旁边土地中，被井水滋养，古井和它四周形成了完美和谐画卷。

村子位于杨桑山与将军山的怀抱之中，名曰陈家湾，此村大部分的人却不姓陈，全是杂姓，混居一处。话说这个陈家湾，名字里带着三点水，却是路远山高，不见溪河。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的山是贫瘠的，水也少有，全村就这一口古井，吃水肩挑为住，古井在湾的下游地势更低的湾脚，人人都住在湾腰上。离井有点距离，去水井挑水之路崎岖不平，去时空桶是比较轻松的下坡路，回时挑着沉重的两桶水，吃力地走着上坡路。一旦水挑回来，得半个小时，还要技术好的，经验不足或是来客不明路况者，执意去挑水，要么一个小时也不见得能挑回来；要么挑回来满桶的水已成半桶，一半洒在了途中；要么半路上平衡未掌握好，一头重一头轻，水桶脱落，水全倒掉的情况也是有的。

溪是离村二里多的山沟里的一个三岔沟。一般洗衣服都是家中攒够了许多脏衣服，够去洗一回，才选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带上干粮，用背篓或者竹筐背着挑着才去三岔沟洗衣服。洗衣的农妇把洗净的衣服扭干水分，顺手搭在山坡上、草坪上、矮树上、石头上、刺架上，山坡上凡能晾晒衣服的地方全利用上，那一大片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把山坡点缀得五彩缤纷。缺水，不是真的缺，而是饮用水老难

不方便。没有水，山就像是干瘪的困兽，人们的习俗却是淳朴善良勤劳的。比如挑水路上两个挑水的人相遇，空桶的那个总是老远就站在路旁的草丛或路边，给挑满桶水的人让路，彼此再打个招呼。邻居青壮年有劳力的人总是每天帮那些腿脚不便的老人挑水，长年累月，默默帮助。有时早上大家都去井边打水，遇到了一起，自觉相让，总有先来后到，不抢不抢，先来的那个总是有礼貌地将水桶轻轻地漂亮地一摆，便舀满了水，不洒不溅地熟练地提上来挑着走了……

每个清晨水井的水总是满满的，到晌午时分，随着挑水的人增多，水折下去一些，可是到了傍晚水又漫满了，清清的水里，总是倒映着湛蓝的天空、井边的绿树，也装着太阳、白云或月亮。

盛夏，有时遇到了大旱天，村民们的用水量增大了，一些人家门前的堰塘里所积的水都干涸了，牲口们要喝水，人们要洗漱、洗衣，洗去劳累后一身的汗水，水井的水就仿佛是一个疲惫的母亲，面对饥饿的孩子们，有“乳汁”有点供不应求。这时常常半夜里有人来井边等水接水挑水，井壁上高低突兀的石头恰好是通往井深处的踏脚石，每每这时，诱人的“乳汁”就从石缝间渗出来，慢慢地蓄满了井底，够两桶了，等水的人赶忙用瓢舀起挑走，后面的人再继续等待。但这样的时候总是极少的，大部分的时间，水总是清清的，童年的我们经常舀着一瓢凉水来解渴，却不会因为喝生水而生病。

自从通了自来水后，村民们再也不用去三岔沟洗衣服了，也不去古井挑水了，吃水用水也方便了，但我仍然怀念那口古井，那口养育了我和整个村子的古井……

烟雨迷蒙，百花凝香。去恒口的时候，正是春盛放的时节，又恰逢赶上一场久违的春雨，将凤凰山上的山桃花和月河川道的油菜花氤氲成一幅水墨画。我们几个文友陪着远道而来的陈长吟老师一道，淋着霏霏细雨，漫步在月河岸边这座千年古镇上。

千年月河逶迤清澈，向东奔流。它既像一弯两头尖尖翘起的月亮，又像一条丝带，一端系着恒口，一端连着安康，途径大同、五里，再从建民流入汉江，成为汉江主要支流之一。千百年的冲刷、开道，将南北两山远远推后，拓出一片平展展的开阔之地。万亩良田在月河的浇灌下，稻花飘香，粮油满仓，成了安康的“白菜心”“米窝窝”。不仅如此，月河还盛产黄金，20世纪80年代，月河两岸人家几乎家家淘金，恒河和月河交汇处，就有一家金矿，曾盛极一时。记得上中专时，我们的政治老师每每讲到经济时，就会提到恒口，我特别自豪，不由得生出一阵优越感来。

我们几个要么是出生在恒口，从小喝着月河水长大的；要么是曾经在恒口工作过，把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片沃土上的，最终又都从这里走了出去，对这里有着无比深厚的情感。我们边走边聊那些埋在记忆深处的故人、旧事，也想搜寻一些记忆中的风物，但更多的是感慨、赞叹、赞美恒口成为示范区后这十年来的发展变化。

我曾多次乘车从316国道和新修的月亮大道上与恒口小城擦肩而过，在车里遥望着它肉眼可见的急速变化，心里有喜悦、有激动，但因种种原因，未能置身其中。今日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家乡母亲的怀抱，触摸它跳动着时代韵律的脉搏，感受它散发着清新的泥土气息。

宽阔整洁的街道、鳞次栉比的高楼、琳琅满目的商品、穿梭不息的车辆、人流，以及河边花园锦簇的公园，无不展示着恒口新城区的发展风貌，体现着执政者的远见与卓识，恒口人的智慧与勤奋。

而夜晚的月河更是别有韵味。记得去年春节，有人发了恒口河街夜景，那璀璨夺目的霓虹灯在清澈的河水里流动闪烁，演绎着光与影相互交织的梦幻意境，一时让人疑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抑或是波光潋滟的西塘，吸引了很多微友的点赞留言，我也不由自主地点赞点评。原以为是梦中的诗和远方，没想到是家门前人间烟火的点缀。

不知不觉间，我们参观完了大健康富硒食品产业园，来到了恒通纤维pp棉。在这里，我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它像魔法师手中的魔杖，轻轻一点，即可化腐朽为神奇，变废为宝。摸着手中如花朵一样轻盈洁白的玻璃纤维，很难把它与河中笨重的白火石联系起来。

安康具有“世界毛绒玩具之都”之称，而恒口是安康毛绒玩具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对这里有一种亲切感。来到老街，似乎坐上了时光穿梭机，嗖的一下，穿越到八百年前。马头墙、土地庙、天主教堂、湖广会馆、四合院……一下子唤回了那些流逝的光阴，找到了某些童年的记忆。

10岁前，我出过最远的门就是恒口，见过最大的世面也是恒口。而最大的乐趣则是逛恒口七月庙会。庙会很热闹，各种农副产品、服装副食应有尽有，价格也比较便宜，还有汉剧团的演出助兴，吸引了方圆几十里的乡亲来赶热闹。母亲每年都会带我，先看一会大戏，再从上街逛到下街，前街逛到后街，买一些必需的家用，再给我买个发夹凉鞋什么的，然后吃一碗恒口凉面，心满意足地往回走，省下一毛五分钱的车费。

老街的房子狭长，从前街通到后街，有时为了抄近路，就从住户家里经过，经常可以看见有老人嘴里叼着一杆旱烟，坐在天井院里晒太阳，小孩在天井院里写作业。他们对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习以为常，从未说过一个“不”字。

最后，我们来到了今日之行的重要一站——原恒口区公所。现在在修建的恒口印象基地（暂定），整个建筑高三层，六千多平方米，其中二楼为“陈长吟文学艺术馆”。这也是此次陈长吟老师受恒口示范区王仁康主任之邀回乡的真正目的——商谈筹建“陈长吟文学艺术馆”之事。王仁康主任是一位有思想、有魄力、有远见的领导。座谈会上，他畅谈了恒口未来的发展规划，特别是文化板块。他说，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恒口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从这里走出了不少卓有成就的名人，但缺乏一个载体，而“陈长吟文学艺术馆”的建立，则填补了这项空白。听得我们热血沸腾，陈长吟老师也深受感动，当即表态，愿把他多年来的藏书和名人字画全部捐献出来，也愿把他认识的文学艺术界的名家邀请来，通过采风、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宣传恒口，为恒口培养人才。

春雨，淅沥沥地下着；春风，柔柔地吹着，到处弥漫着春的气息。回想座谈会上的情形和一路看到的小城巨变，我的心如饮恒口黄酒，微微沉醉；小城迎来了春天。



# 春的使者

赵云中

数九寒天里，天天都在盼着春天，终于看到那一蓬一蓬的迎春花开花了，金黄金黄的，工整的六瓣，橙色的小蕊，千朵万朵聚成一大片又一大片。花儿酷似可爱的小鸛，比肩攀附在细枝上，沉沉的，把那一根根细细长长的枝条压得弯弯的，千万个小括号似的向大地母亲弓下腰身，也向人们报告春天来临的喜讯。人们看见它久别的芳容，自然是由衷地欢喜，走近它，举起手机对它拍照，与它合影。

人类从原始森林中走出来的时候，遗传基因里天生就带着亲近大自然，依赖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遗传密码。喜欢青山绿水，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尤其偏爱五彩缤纷的花花朵朵。而在枯槁的冬季，万木萧瑟，百花凋零，满目荒芜，灰蒙蒙一片天地。人们觉得单调，憋屈，压抑，心情低落。天天盼着冬的快去，春的早来。正是出于这种心理需求，人们熬冬的时候，想方设法地去冲减冬的枯槁与骨感，特意在房周、庭院、村落、街道、小区等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尽可能地栽植上冬青、国槐、广玉兰、樟树、桂花树、翠竹等四季常青的树木，甚或假花假草，为灰色的冬季添上一抹绿色，靠着这有限的绿色，愉悦精神。

面对这一切，迎春花似乎特别善解人意，急人们之所急，殷殷地为人门探查春的消息。当它从地下听到春的脚步，嗅到春的气息，便立即绽开一张张美丽的笑脸，高高兴兴地向焦急的人们以无声的语言及时报告春的喜讯，人们便走出家门，沐浴着早春的阳光，兴致勃勃地去亲近这春的第一花。

追随着它，柳树发芽了，玉兰现蕾了，樱花打苞了，香椿出红嘴了，茶叶亮雀舌了……树树木木、花花草草都萌动了，整整一个冬季蓄积的内力，陆续抖擞，跃跃欲试，待发。此时，一场好雨随风潜入夜，油一般地润物细无声。让诗人感慨道“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岂止杏花！明朝呈现的，是一个万物复苏，百花绽放，百鸟啼鸣，绿意盎然的锦绣天地。

我曾经因为焦灼地期待春的信息，期待迎春花的报春，在小区的枯林下曲曲弯弯的小路上游走，窥视各个庭院，关注每一株苗苗木木的动静，搜寻春的蛛丝马迹，竟将一家后院的两棵树开着黄色花朵的小树认成迎春花。

有了迎春花的信息，百花确信地温上升了，天气向暖了，便一个个冒出头来，吐芽，生叶，含苞，怒放。一时间，百花竞开的局面形成了。这个时候，“迎春花”就不单单是那个特定的金色的六瓣花了，所有的花都成为春天而来，所以皆谓“迎春花”。

而此时，街头的花摊上也一下踊出了许多艳丽的鲜花，仙客来、蟹爪兰、长寿花等，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奇花异草，全是花农们在温室里精心培育出来，为迎接这个春天，特地赶来加入“迎春花”行列。争奇斗艳的自然是任你挑我选，直至挑出最满意的，才如获至宝般怀着春的惬意，迎着春的阳光，手捧那鲜丽的“春的使者”，称心如意地归去。

# 春到小城

汉滨 卢慧君